

新见卢元昌《半林诗稿》考略

刘晓亮 徐国荣

内容摘要:卢元昌为明末清初名士,著述多种,然因“江南奏销案”之牵连,多遭禁毁,其诗集《半林诗稿》虽多为杜诗学者与目录著作提及,然因残缺不全,且未见整理,故学界尚不清楚其具体面目。今新见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有《半林诗稿》刻本庚辛壬癸四集,为其他文献所未载。又见南京图书馆藏有《半林诗稿》抄本甲乙丙三集,内容亦为学界所未道。今合此七集而考之,可见为其后期所作,内容丰富,能够代表其诗词的艺术成就,亦可据之而考见其籍贯、交游及晚年的生活状态等,探见身处明清鼎革之际士人对清廷的态度、沉沦下僚之心态,以及补苴清代诗词文献,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卢元昌 《半林诗稿》 江南奏销案

卢元昌(1616-1695)^①,又名骆前^②,字文子,又署随庵^③,号观堂,晚自号半

①关于卢元昌生年,皆主万历四十四年(1616)。然其卒年,《华亭县志》等古籍无载,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一六九三”条载卢元昌,此后无载,不明卒年。故今人言及卢元昌卒年,多主康熙三十二年(1693)说。笔者查阅南京图书馆藏《稀余堂留稿》清刻本,卷首有黄之隽《序》,称此集乃卢元昌“由七十而至八十之所作也”。又《全明词》“卢元昌小传”、《全清词》“卢元昌小传”、《清诗纪事》“卢元昌”条,皆将卢元昌之卒年定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则卢元昌享年八十。参张慧剑著:《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39、894页。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第六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2页。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第1225页。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389页。

②杜登春《社事始末》载:“震雉……集二十余人为一会,与几社诸子之文会相等。其中人才实有可观,如……卢子文子元昌后名骆前。”杜登春:《社事始末·东林始末·复社纪事》,《丛书集成初编》第764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4页。

③卢元昌《左传分国纂略·叙例》末署“乙巳六月随庵原字文子偶笔”。罗琳主编:《四库未收书辑刊》叁辑第玖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0页。

林居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①。他本为明诸生^②,崇祿十五年(1642)与彭宾、顾大申等创赠言社(几社分支),“读书讲义,图尺寸进取”^③。但入清后遭“江南奏销案”^④削籍在家,故终生未仕。卢氏为几社名流,与王士禛、陈子龙、陈维崧、顾景星等名士皆有交往,又精于古文选评注疏,曾积十八年之功注解杜诗。卢氏曾有多种著述,但由于奏销案等原因,大多已遭禁毁,目前传世者有《思美庐杜诗阐》、《左传分国纂略》、《唐宋八大家集选》、《稀馥堂留稿》、《思美庐删存诗》、《东柯鼓离草》^⑤,另有《明纪本末》、《半林诗集》、《半林词》等已不存。在诗词创作上,卢元昌诗学老杜,词入云间,颇得时誉。但这些诗词创作,除了未见点校整理出版的《思美堂删存诗》、《半林诗稿》、《东柯鼓离草》以外,其他只是从一些文献上零星辑得几首^⑥,一直未见别的单行本。今新见暨南大学图书馆特藏室藏有《半林诗稿》刻本庚辛壬癸四集,又见南京图书馆藏有《半林诗稿》抄本甲乙丙三集。现就所见七集《半林诗稿》之版本、内容进行考论,并进而分析其艺术特色及文献价值。

一、《半林诗稿》版本考辨

卢元昌曾自云:“予无他著述,间有杂撰,随成随毁,一二吟咏,《半林集》外,有东柯草堂未刻稿。”^⑦此处所谓“半林集”应为《半林诗稿》,而“东柯草堂未刻稿”或即是《东柯鼓离草》。现对所见七集《半林诗稿》之版本予以说明。

1. 清抄本《半林诗稿》(甲乙丙三集)

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一六六九年”引《松轩书录》载,卢元昌于是年自定《半林诗集》甲乙丙三卷^⑧。李灵年、杨忠编《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编《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及徐侠著《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皆载南京图书馆

①《华亭县志·卷十四·文苑》:“卢元昌,字文子,东门外人,明诸生。”(清)王显曾、冯鼎高纂修:《华亭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二年三月版,第626页。

②《半林诗稿》(丙集)有《式微行》,其中有:“少为小诸生,老为大布衣。”

③杜登春:《社事始末·东林始末·复社纪事》,第4页。

④奏销案,又名逋赋案,是指清顺、康年间清廷发动的严厉催征钱粮、惩处逋欠绅衿的案情,其中“苏、松、常、镇四府属并溧阳县”所受打击最重,即所谓“江南奏销案”。

⑤有关此六种著作之情况,参刘晓亮:《卢元昌著述考》,《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1期,第42-47页。

⑥参刘晓亮:《卢元昌著述考》,第44页。

⑦卢元昌:《左传分国纂略·纂例二》。

⑧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747页。

藏有《半林诗稿》清抄本三卷^①。经查验,正标明是甲乙丙三集。

南京图书馆藏抄本《半林诗稿》(以下简称“南大本”)共57页,每半页11行,行21字,计248题301首诗。甲集首页署“丙申(1656)至甲辰(1664)作”;乙集署“乙巳(1665)至戊申(1668)作”;丙集署“戊申(1668)至己酉(1669)作”。每集首页署“华亭卢元昌文子氏著”,首有董含跋。据徐侠判断,每集后朱笔评语为卢文弼所作^②,共三条,第一条指出抄录时间,第二条评论卢元昌古体诗艺术特色,第三条对县官不爱惜像卢元昌这样的名士感到愤愤。集内间有朱笔圈点,或标句读,或改字^③,或标识警句,可见清人评点学、校勘学之一斑。

又首页董含跋上钤有“善本书室”、“八千卷楼藏书之记”、“嘉惠堂藏书之记”等藏书印章。此三枚印均为钱塘丁氏昆仲之藏书印。1908年,丁氏后人将八千卷楼所藏全部书籍低价卖予江南图书馆,后藏南京图书馆。南图曾辟专库贮藏,遂完好无损。

2. 清刻本《半林诗稿》(庚辛壬癸四集)

暨南大学图书馆所藏《半林诗稿》(以下简称“暨大本”),诸家书目皆未提及。是本为一函两册,共43页,每半页11行,行21字。共四集:三集诗,一集词。诗分庚、辛、壬三集,词仅一癸集。庚集首页署“乙卯(1675年)至丙辰(1676年)作”,辛集署“丁巳(1677年)至戊午(1678年)作”,壬集署“戊午(1678年)至己未(1679年)作”,共计202题293首。词纪年起于甲辰(1664年),无终年,共计58个词牌99阙词。

每集首均题“华亭卢元昌文子氏著”,但不知刊刻时间和地点。从卢元昌目前传世著述来看,其著作或为书林王万育刊本,或为其后人(孙卢月川)刊刻,均有标识。此四集《半林诗稿》却未署时、地与梓人姓名等任何标识。然据辛集第七页钤印,内容有“程祥隆和记定厂选料加工督造”,可知非卢元昌自刻。

合南京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所藏可推知,卢元昌之《半林诗稿》当是按地支分为十集,今只剩“丁戊己”三集未见。又据南图及暨大所藏卢元昌存世之三种诗集《思美庐删存诗》、《东柯鼓离草》及《半林诗稿》所收诗之纪年可知

①按:张慧剑、李灵年、柯愈春、徐侠称“卷”,然卢元昌称“集”。又柯愈春、徐侠皆谓此稿乃卢元昌自定,卢文弼校并跋,且前有董含序。然笔者查验,书前并无序,有董含跋;而卢氏亦无跋语,仅每集末有朱笔评语。此外,柯愈春谓卢元昌号半亭,其诗稿称《半亭诗稿》,亦不确。详见李灵年、杨忠编:《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柯愈春编:《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徐侠:《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58页。

②据徐侠按语:“此稿(《半林诗稿》)自定,卢文(徐误为元)弼校并跋。诗编年,顺治十三年至康熙八年之作,盖四十以后之诗。前有董含序。”见徐侠:《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第58页。

③按,集内所有圈点及改字皆为朱笔,与集后评语朱笔一致,故可推知圈点及改字皆当卢文弼所为。

卢诗之刊刻当是有计划进行的^①。

二、《半林诗稿》的内容及艺术特色

无论从诗题、诗意,还是从诗中时常出现的“老翁”、“病翁”、“衰翁”等词来看,这七集《半林诗稿》当为卢元昌晚年之作。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题材:(1)感时伤怀。他身历明清鼎革,目睹家国沦丧,妻、子下世,弟、妹飘零,种种经历,使集中感时伤怀之作弥漫着垂垂老矣之意味;(2)交游纪行。卢元昌曾是几社名士,《华亭县志》卷十四《文苑》载:“茅起翔,字旦戈,金山卫城东人,明季诸生,有声几社,与卢元昌等操月旦评者四十年,一时知名,士莫不引重焉。”^②董含在《半林诗稿跋》中亦云:“(文子)独居文选楼中,常经旬不出,而一字之评,重于华袞。海内之士,无不知有卢先生者。”故与卢元昌交接之人不乏名士俊贤。即使被削籍后屏居乡野,亦时常与三五好友举行诗酒聚会,集中多交游纪行诗;(3)感物吟志。卢元昌注杜诗时注重运用比兴原则解析杜诗背后的深意,其为诗亦注重通过描摹物态来抒发心志;(4)咏史怀古。此类不仅“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亦可见出卢元昌之史识。

1. 感时伤怀

《杜诗阐》付梓之日,卢元昌曾谓:“今日得授梓也,亦曰吾生之忧患多矣,藉是以忘其所苦,而得其所乐焉云尔。”^③又其《东柯鼓离草》卷首有一《小引》,先引《离》九三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接着表明作此卷之意:“前明将尽,有日昃之象。若不安宁以自乐,则不能自处,而有将尽之悲……此集之为,亦聊以当鼓缶焉云尔。”卢元昌一生以奏销案(发生于1661年)为分界线,前半段应该如他的几社好友一样,读书、应举,然后做官,但奏销案却剥夺了他诸生的资格,也因此使他对科举失去了信心:“自被放,辍举子业,鸡林之请谢,自分非场屋中人矣,碌碌于此,奚为者?”^④卢元昌前半段诗今日无缘得见,后半段诗则可以这七集《半林诗稿》为代表。受世事打击,加上妻、子不幸离世^⑤,又自己体弱多病,故诗中充满了辛酸与凄楚、孤独与苍凉。

①《半林诗稿》纪年起于丙申(1656年),止于己未(1679年);《思美庐删存诗》起于庚申(1680),止于己巳(1689);《东柯鼓离草》起于庚午(1690)。

②王显曾、冯鼎高纂修:《华亭县志》,第626页。

③卢元昌:《杜诗阐·自序》,台湾大通书局据康熙二十五年书林刊本影印《杜诗丛刊》本,1974年,第12页。

④卢元昌:《杜诗阐·自序》,第10页。

⑤卢元昌五十五岁,不幸丧子,庚集有《薄暮见亡儿智裘十岁时墙上草书》;六十岁,妻子去世,壬集有《蕲州顾赤方垂念有作》,于“六十两人皆悼亡”下自注:“赤方亦罹鼓盆。”壬集还有首《接台州孙表兄札》,在“还珠子在兄愁释,炊白妻亡我梦惊”后,卢元昌自注:“札中次儿被掳复归,别后予罹鼓盆。”鼓盆,即庄子“鼓盆而歌”,用以指妻亡。卢氏晚年鰥居独处,甚为凄凉,诗中多写其孤独。

如“我生本弱质，鸚斥甘为群”（甲集《抒怀四首》）、“老去交游多浩荡，春来风景半荒芜”（甲集《西郊晚眺有感》）、“儿童娱景物，老子笑头颅。河汉双眸冷，乾坤一枕孤。何心盼牛女，直欲伴鸥鳬”（庚集《七夕》）、“留萤住，萤莫归，我今老伴谁依依……形影追随六十载，头童齿豁还故态”（庚集《留萤》）、“寂寞草堂谁共语，春来老伴尔相依”（庚集《留燕》）、“此时爇老思燕姬，六十嫠夫拟渴风”（辛集《烧灯戏作》）。他有首《此生》，可作为其一生的总结：

灯花半委一孤檠，角枕匡床梦不成。

牧犊子吟霜永夜，饭牛人起月三更。

青年意气消残腊，黄绢文章娱此生。

白雪满头看渐老，不知何处是前程。

用“牧犊子”的典故来寓意自己的孤独，又用“饭牛人”的典故来表白自己甘于穷困的境遇。其“青年意气”随着年岁的辗转都消磨在了“残腊”里，所幸尚有文章可以自娱自乐。“白雪满头”形容头白，渐老的岁月里，却“不知何处是前程”。满心的怨怼与无奈，充盈于整首诗间，读来让人为之凄恻。

2. 交游纪行

卢元昌为一时名士，故相与交接之人不绝于庭，董含谓：“（卢元昌）与人交重然诺，古道照人，一时词坛彦会，云兴霞蔚。仆所心折，一人而已。”^①即使晚年屏居草堂，或有友人来札、赠诗，或参加诗酒聚会，或有人来拜访。《半林诗稿》中所提及相与交接且姓名可考者有陶月峤、何燕台、王元倬、王士禎、李在湄、张忍斋、陈维崧、许力臣、张槃持、孙淳夫、易田授、王惟夏、吴绮、陆密庵、王印周、邹祗谟、陆兰陔、孙介夫、张汉度、李渔、归庄、赵双白、顾景星、沈麟、王日藻、董含、董俞、周茂源、王广心、张彦之、王光承、吴懋谦、邵其人、姚开吉、林安园、王昊、曹重、陈次云、陈于王、徐鉉、张遐音、徐武静、钱文海、叶切庵、钱穀、姚湘士、骆复旦、王周臣、卢琏、冯景修、陈心微等51人，另有陈郡丞、张将军等多人不可考其行迹。此中不乏王士禎、李渔、陈维崧、陈子龙、顾景星等一时名彦。另外，从当时其他诗人——尤其是其好友的诗歌中也可见其交往行迹，如顾景星有诗《步文子集洮侯斋十六韵》、《张梅崑园亭看秋色步文子韵》、《偕沈友圣山阴邵其人再饮文子草堂作放歌仍限韵》^②；再如徐鉉有《卢文子钱荀一董苍水招同宋既庭先生集张洮侯斋中同赋》^③二首。

交游纪行，虽有时不免沦为应景之作，尤其是集会时的“分韵”，但有些诗却可见卢诗之高妙，如《送雯上人还苕》：

江乡秋暂往，烟景去无踪。

远水层层浪，他山朵朵峰。

①董含：《半林诗稿跋》，南京图书馆藏《半林诗稿》抄本。

②以上皆见于顾景星《白茅堂集》，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10年，第236-238页。

③徐鉉：《南州草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1册，第277-278页。

鬓毛分宿昔，岁行各穷冬。

此去茗溪月，云树更几重。

整首诗都在描摹景物，却句句寓以离别愁绪。尤其是尾联，以云树之相隔“几重”来揭示两人天涯相距之苦，比较巧妙地化用了杜甫《春日忆李白》之“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3. 感物吟志

《半林诗稿》中咏物诗较多，所咏之物不少为琐碎之物，比如《击蝇》、《论蚊》等。庚集有一组咏物诗，诗前卢元昌谓：“是年（按1675年）二月初，予染风疾，随罹横事（按卢妻死），事匝月就理，疾则自春徂夏未瘳。”卢元昌借吟诗“萱苏忘忧”，共写了十首：《问蝉》、《蝉答》、《蜘蛛》、《遣萤》、《留萤》、《秃笔歌》、《留燕》、《燕答》、《送燕》、《燕答》。此中如“看花南国来时易，带雪他乡归路难”、“轻薄世情稀送旧，炎凉时态惯迎新”等，充满了对世态炎凉的鄙薄。集中有首《梅花怨》，可以代表其咏物诗的整体特色：

寂寞墙东有一枝，常年风雪惯相期。

自怜赋性与俗异，嶷崎傲骨无媚姿。

粗疏潇洒好风韵，冷落襟情更可闷。

题诗官阁既无由，薄命和羹岂有分。

轻寒轻暖本世情，那知苦节能常贞。

偶见夕曛开笑口，还遭妒雨摧瑗英。

妒花只道羌儿管，可惜东君思亦浅。

不如早寄陇头人，江南今日无好春。

一枝寂寞于墙东的梅花，秉持着“与俗异”、“无媚姿”的性格，如董含所谓“其为人廉静寡欲，不鹜声势”，却“还遭妒雨摧瑗英”。这正如卢氏自己遭奏销案打击，因此，对生活的江南感到了失望。“江南今日无好春”表面上是梅花对外在自然环境的怨怼，实际却是卢元昌对当时社会现实及自身处境的慨叹。

此外如辛集的《戏题大红牡丹》、癸集的两组咏物组词（《减字木兰花》，分咏“梅、松、竹、菊、鹤、雁、鸥、云、石”，《贺新郎》分咏“茉莉、佛手柑、橄榄、荔支、珠兰”）等，亦非仅仅描摹物态之作。

4. 咏史怀古

“江南奏销案”对卢元昌一生影响颇大，受此案之打击，除了通过注杜来化解内心之忧郁外，《半林诗稿》中亦自然流露出了其对此案之怨怼，如：“行年过耳顺，万事到头空”（庚集《春王坐雨独酌杂感》）、“殷勤语骆统，我已十年农”（庚集《义乌骆叔夜见过贻诗赋酬》）。庚集纪年起自乙卯（1675），距其生年（1616）恰可谓“行年过耳顺”。卢元昌坐奏销案被削籍是在1661年，迄乙卯已十五年，“十年农”当是约指。因被削籍为农，故“万事到头空”。

卢元昌熟读经史，故集中亦有咏史怀古之作，通过对史事之描述来微寓自己的心志，如“庚集”有《读唐史》二首：

吴下民无担石存，八年并税事艰辛。
一时言利登元载，白著家家怕杀人。
杨炎两税苦无余，搜尽元和会计书。
马矢尚堪三十万，何劳竭泽取枯鱼。

在第一首末尾，卢元昌自注道：“唐肃宗用元载，八年并征江南，民有十斗粟者，发徒围之，谓之白著。”在第二首末尾，卢元昌自注道：“唐裴匪舒奏：卖马粪岁可得钱三十万。”这两首诗里提到“唐肃宗用元载，八年并征江南”、“竭泽取枯鱼”与董含《三冈识略》所载“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①世异事同。叶梦珠在《阅世编》中亦提及奏销案发生后，江南“十年并征”、“涸泽而渔”之惨状。^②可见此诗即以唐朝赋税影射江南奏销案。

总体来说，卢诗不仅在形式上、内容上踵武杜诗；就连风格上，也趋于“沉郁顿挫”。诚如董含所谓：“又以其绪馀发为诗歌，气雄以沉，格练而老。盖十馀年来阖户注杜，故落笔便神似。大历以后勿屑也。”具体分析如下：

体裁上，以律体、古体为主。

笔者对六集《半林诗稿》所涉及体裁及篇目进行了统计，如下表：

《半林诗稿》体裁统计表

集数	古体 (含歌行)	五律	七律	五绝	七绝	排律 (五言或七言)	杂体	平仄 各半体	六韵	七韵	四言	合计
甲集	7	12	51		12	7	1		7			97
乙集	18	30	24		19	3	1	3				98
丙集	29	25	16	1	17	16	1				1	106
庚集	17	57	12		4	4			1			95
辛集	9	47	25		15	3	2	2		1		104
壬集	11	48	34		1							94
合计	91	219	162	1	68	33	5	5	8	1	1	594

①董含：《三冈识略》，罗琳主编：《四库未收书辑刊》肆集第貳拾玖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74页。

②叶梦珠《阅世编》载：“自是而后，官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人当风鹤之余，输将恐后，变产莫售，黠术（缺二字）。或一日而应数限，或一人而对数官，应在此失在彼，押吏势同狼虎，士子不异俘囚……赋税之惨，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叶梦珠撰，来新夏点校：《阅世编》，中华书局，2007年，第155页。

由上表可知,五律、七律两种体裁的诗所占比例分别为36.87%、27.27%。排律亦为律体,而平仄各半体也是律诗的变体。卢元昌所作平仄各半体,皆系八句,前四句仄韵,后四句平韵。若再加上这两种体裁,那么六集《半林诗稿》中,律体所占比例已超过了70%。

卢元昌学杜甫之古体,数量上由上表统计可知占15.32%。集中亦不乏《击蝇》、《新秋病起南郊闲步有作》、《破楼大风雨歌》等长篇古体。卢文弨在乙集末朱笔评价曰:“七古多不合调,独《四谏》有‘同谷’遗音,辞亦新警。”杜甫有《同谷七歌》,卢文弨亦看到了卢元昌古体诗追效杜甫,“遗音”不仅是一种肯定,更是对卢元昌从精神上逼肖杜甫之确认。

风格上,气雄以沉,格练而老。

杜诗最显著的风格是“沉郁顿挫”,卢元昌追模杜诗,故在风格上亦趋于“沉郁顿挫”。董含评其诗“气雄以沉,格练而老”,可谓知音。形成此风格,一方面是由于卢元昌一生坎坷,世事无常,导致了其诗“气雄以沉”;另一方面,由于他通经史,精注疏,故“格练而老”。我们以壬集《接台州孙表兄札》为例:

昔因避乱客霞城,今日霞城又避兵。

骨肉老来悲聚散,干戈行处少逢迎。

还珠子在兄愁释,炊白妻亡我梦惊。

米贱人贫且旅食,故乡连岁减秋成。

兵荒马乱,仓皇避兵。颌联表达了对世态人生的透彻认识。颈联呼应诗题,一句写孙表兄,一句写自己。卢元昌自注:“札中次儿被掳复归。别后予罹鼓盆。”世乱人老,子散妻亡,又“米贱人贫且旅食”。可即使如此,卢元昌仍心系故乡的收成。整首诗之起承转合自然无间,技法纯熟,看不出一丝雕琢的痕迹。

三、《半林诗稿》的文献价值

1. 有补于清诗、清词文献之辑录与研究

卢元昌身兼才学,颇有傲骨,董含《三冈识略》卷九“卢先生”条载:

卢先生元昌,自号半林居士,湛思经术,昼夜不辍,尤精注疏。所评月旦,倾动海内。素善饮酒,喜长啸。每当高会,浮白拊掌,千人辟易。苟非同志者,白眼睨视,不接一谈,时人往往畏而谤之。晚岁著述益富,虽病不费笔墨。窃怪天下妄庸之流,取科第如拾芥,而独于三五魁奇磊落之士,一若故靳之,俾颠仆偃蹇,终身沦没,不获展一日之志。岂天之忌才,果若此与?或得者未必是,而失者未必非与?抑丰于名者,必啬于实欤?悲矣夫!^①

董含为卢元昌朋友,重其才学,许之“魁奇磊落之士”,为其“颠仆偃蹇”而

^①董含:《三冈识略》,《四库未收书辑刊》肆集第貳拾玖册,第773页。

颇为不平。卢元昌“晚岁著述益富,虽病不废笔墨”,但留存下来的却不多。南图及暨大所藏《半林诗稿》的发现,则可稍补此缺,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

目前所见卢元昌诗,据笔者查检,顾景星《白茅堂集》载光复堂集会,顾景星作有《留别五子》诗,并附集会八子诗,其中有卢元昌诗四题六首^①;又载卢元昌《集友胜斋》诗一首^②;董含《三冈识略》卷七“梅菊夏开”条载卢元昌纪诗一首;沈德潜《清诗别裁》卷八选卢元昌诗五首;《清诗纪事》载卢元昌《岁荒志慨》诗一首。以上共计14首。

卢元昌之词,据金烺《绮霞词》康熙刻本《满江红·读卢文子半林词稿却赠》后评语^③可知卢曾作一阕《满江红》送金烺,惜未见原词;《全明词》《全清词》收卢元昌词四首^④;李桂芹据《枫江渔父题词》发现卢元昌一阕《渔家傲》(万顷烟波真淡写)^⑤。又据《倚声初集》可知,卢元昌有《醉花阴·暮云暧暧高楼闭》^⑥、《蝶恋花·银雨廉纤深院落》两阕词,惜不见全词。以上记8首(3首存目)

就目前所见,除南京图书馆所藏《思美庐删存诗》、《东柯鼓离草》外,卢元昌今存诗14首;存词5阕,存目3阕。而南图所藏《半林诗稿》收301首诗,尤其是暨大所藏四集共载卢元昌诗293首,词99首,皆为首次发现,未见其他记载。故此《半林诗稿》七集的发现,亦可为清诗、清词文献辑录与研究稍作贡献。沈德潜曾谓:“人之无名位者,一生无他嗜好,惟孳孳矻矻于五字、七字之中,而忽焉徂谢,苟无人焉表而章之,人与诗归无何有之乡矣。”然沈德潜与“同人”虽“远近征求”,《清诗别裁集》关于卢元昌之生平非常简略,亦仅录卢诗五

①分别是:《集友圣斋》、《六子饮酒歌》、《重九前一日柬黄公》、《顾子在茸城两月便成千秋,忽赋骊句,惘然话别,聊叠三唱》。顾景星:《白茅堂集卷十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册。另据本卷顾景星有《宿来文子友圣阁石沧水暨予数相聚诸君赋六子饮酒诗聊叙长律呈五子兼致昂焉》、《寒夜集董榕庵光复堂得扶字》、《步文子集洮侯斋十六韵》、《张梅崑园亭看秋色步文子韵》、《偕沈友圣山阳邵其人再饮文子草堂作放歌仍限韵》等诗题来看,亦可推知卢元昌有诗,惜不见。

②卢元昌《集友圣斋》诗:“邀我一识荆州面,乃是骚坛顾虎头。虎头落笔妙天下,诗中有画凌沧州。”顾景星:《白茅堂集》卷十四。

③“雪岫自癸亥岁过云间,值文子山居,未获晤面,文子为赋《满江红》词以寄怀。甲子复至吴淞,始得定交。诗词倡和,博酒言欢,足称忘年交。今读其词,语语真切,非泛为落笔者。始信声应气求之不诬也。”参金燕:《清初词人金烺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④分别是:《菩萨蛮·淮楼曲》、《少年游·别金陵女郎》、《醉花阴·和轅文重九作》、《蝶恋花·和卧子咏落叶》。《全明词》《全清词》所据皆邹祗谟、王士禛所选编《倚声初集》。

⑤李桂芹:《从唱和词集为〈全清词顺康卷〉补目》,《殷都学刊》2008年第2期,第95页。

⑥陈廷焯《云韶集》亦选录卢元昌《醉花阴·暮云暧暧高楼闭》,并评道:“有志之士,方有此种语。笔力甚劲。”孙克强、杨传庆:《〈云韶集〉辑评(之三)》,《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1期,第30页。

首,卢诗仍“归无何有之乡”^①。迄今“全清诗”仍未编纂出来,像《半林诗稿》这样的“遗珠”亦不知有多少。

2. 有助于勾勒卢元昌之家世

卢元昌虽为明末清初之名士,然正史无传,诸如《松江府志》、《华亭县志》、董含《三冈识略》所载亦一鳞半爪。《半林诗稿》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对卢元昌之生平大概作一勾勒。如卢元昌之家世:

籍贯:《送姚江邵开吉之维扬》诗有句“维桑与梓必敬恭”,卢元昌自注:“予五世以前亦姚江人。”卢元昌有一同宗兄弟卢璉,戊午年卢璉过访卢元昌,卢有作《武林汉华弟过舍叙及家世与予同出姚江半林一支,小酌志喜》,卢元昌自号“半林居士”,即志其里贯之意。卢元昌《杜诗阐》壬戌刻本首页亦题“清卢元昌述,弟卢璉汉华订”,可见二人之关系非同一般。

子女:卢元昌有一子名智裘,惜不幸早夭,卢有《薄暮见亡儿智裘十岁时墙上草书》诗。据笔者考证应死于1669或1670年^②。壬集有首《接台州孙表兄札》,在“还珠子在兄愁释,炊臼妻亡我梦惊”后,卢元昌自注:“札中次儿被掳复归,别后予罹鼓盆。”知卢元昌曾将次子托付孙表兄。乙集《放榜后示箕儿》有“汝今亦抱子,明发实堪思”,由此可知卢元昌有一子名箕儿,且有了孙子^③。在《又示箕》中,卢元昌写道:“汝肩随两弟,有妹更伶仃。”由此知卢元昌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卢有《病中》诗:“衰年儿女不开心”;《七夕》诗:“儿童娱景物”,知卢晚年有子女相伴,名不可考。在乙集《仲夏漫兴》中写道:“五湖人老荒芜宅,八口家悬风雨秋。”乙集创作时间为“乙巳(1665)至戊申(1668)”,据笔者考证,卢妻死于1675年^④,那么,“八口家”应该包括卢元昌、卢妻、上面提到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还剩两口人,不明。或包括卢子箕儿之妻及其子。上面提及其子智裘死于1669或1670年,故不包括于此处所谓“八口家”。

【作者简介】刘晓亮,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徐国荣,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

①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365页。

②《半林诗稿》庚集有《薄暮见亡儿智裘十岁时墙上草书》,庚集为“乙卯(1675年)至丙(1676年)辰作”,推知此诗作于1675或1676,又诗中有“聪俊谁同汝,回头六载空”。以此往前推六载,即1669或1670。

③《华亭县志》载:“(卢元昌)孙,畏盈,字广涵,雍正己酉举人。”《稀馥堂留稿》黄之隽序称卢元昌孙卢月川。月川为卢畏盈之号。

④《半林诗稿》壬集有《蕲州顾赤方垂念有作》,于“六十两人皆悼亡”下自注:“赤方亦罹鼓盆。”《烧灯戏作》:“此时爇老思燕姬,六十鰥夫拟渴风。”